



那一刻的绽放

南海实验初中九(6)班
 学生记者 王翊霖(证号C03095)

当妈妈开始忙碌的时候，当马路两旁挂起红灯笼的时候，当商场的商品以红色主打的时候，年，就近了。

腊月廿三之后的大街小巷，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。大人们忙着买年货，小孩则直奔烟花店——彩色的“小金鱼”、长长的“仙女棒”、旋转的“大地花开”、喷泉般的“潮流乐园”……都对我们有着莫大的吸引力。

转眼间，除夕就到了。年夜饭还没吃完，我就“蠢蠢欲动”，盘算着等会儿该放什么烟花。好不容易等到吃完饭，我心急火燎地拿来烟花和香棒往门外跑。

先来个“大地花开”吧！只见它啸叫着旋转起来，活像个小型的龙卷风，同时还变换着红、橙、黄、绿的颜色，我正看得高兴，它却忽然暗了下来，熄灭了。我意犹未尽，又拿出一个“潮流乐园”，它看上去像一个橙色的“二踢脚”炮仗，银白色的火星犹如喷泉，四散开来，随着“劈里啪啦”的声音，每一颗火星又绽放开来，像一朵朵银色的小菊花。

这时，爸爸走了过来，说：“你那个算什么烟花，等我去买个大的！”说完，他骑上电动车就往村外的小店飞驰而去，一会儿就带回来一个箱子一样的

烟花，得意地把它放到地上叫我点。我一下子就怂了：“这么大，你自己点吧，我看看就行了。”但是爸爸坚持让我自己点，我只好慢慢靠近，哆哆嗦嗦地把香往引线上凑，一冒出火星，就立刻向后撤退，远远地观望着。不多时，一颗颗亮红色的火花飞向了空中，一路变换着颜色，随后“啪”的一声，在黑夜绽放成一朵镶着绿边的银花。与此同时，那一圈绿色再一次绽开，亮闪闪地像星星般散落下来，又渐渐消失。我看得入迷，一旁的小堂弟躲在婶婶的怀里，捂着耳朵，眼睛却直溜溜地盯着烟花，爷爷奶奶也闻声而来，对烟花赞不绝口：“总归是两百八十块的货，好看足嘞！”

夜渐渐深了，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看着春晚，很快时间就来到了晚上十二点。几乎就在瞬间，窗外迎来了除夕夜的高潮：五光十色的烟花争先恐后地飞向空中，有的噼啪作响，迸放出鲜艳的花团；有的带着彩色的光，流星般划过，交织成斑斓的图案；有的天女散花似的，飘飘洒洒……黑夜变成了白昼，处处火树银花，流光溢彩，夹杂着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和欢呼声。

“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，星如雨。”这一刻，绽放的烟花，送出的是人们对旧岁的告别和对新年美好生活的向往啊！

好一个“双面”的人

定海二中八(13)班
 学生记者 王健昊(证号E03083)

在我们的身边，有许多“双面”的人。大多数时间里，我们只看到了表层的那面，并没有挖掘且细细品味那更深的一面。在我的心目中，我的爸爸就是这样的“双面人”。

我的爸爸留着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，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，高耸的鼻子挺立在脸的中央。他很严厉，整天不苟言笑，所以，很少看见他的嘴角会大幅度地上扬。隔个几米看，爸爸的脸的下半部分明显白于脸的上半部分，可能是因为他经常戴着口罩工作吧，也可能是因为他真的很“双面”，不过这件事都无从知晓。

如果说他的外貌能突出他的性格的话，那他做的事就更能突出他的性格了。

那一次，老师让我们去买一本教辅书，我打听了价格，要19元。我想：这正是个要零花钱的好机会！把19元说成20元不过分吧？反正四舍五入也是20元，凑整还更方便拿钱呢。就这样，我顺利地从爸爸那里“骗”到了1元钱。

晚上回到家，我看见爸爸连鼻子都气歪了：“说！教辅书几元？”“20元呀。”“确……”还没等爸爸把“定”字说出口，我就掏出1元钱：“19元。”“怎么变成19元了？干嘛要零花钱？要节约！”我全身颤抖，被骂了20分钟。事后，我认为爸爸就是一个抠搜的人。

到了暑假，台风来了，村中地处低洼地带的乐乐家又被淹了。爸爸连自己家的事情都没办好，就跑到了乐乐家，帮助他们排水、搬家具、断电路等，顺便还给了他们100元钱，希望再帮助一点。爸爸回家后，我气急败坏，质问爸爸：“为什么去帮助别人，还给钱，说好的节约呢？1元都不给我，反倒给了别人100元。”爸爸说：“是我帮，又不是你帮，钱是我赚的，又不是你赚的，我想给谁就给谁，轮得到你在这里说三道四？”

爸爸就是个“双面人”，对别人这么好，对我却……还说什么节约。这个印象伴随了我四年。

直到五年级，我深刻地理解了雷锋精神——无私奉献，舍己为人！

现在，爸爸在我心中，还是个“双面”的人，可是“双面”二字，却打上了引号。

破笼

定海二中九(2)班
 学生记者 叶梓程(证号E03089)

笼破，新生。笼破，万象更新。

“嘀嘀嘀——”若是往常，我早已戴上耳机，握起鼠标，与天涯海角的朋友谈天说地。但今日，却是非比寻常。周遭的愤怒、质疑、嘲笑汇成了一把尖利的匕首，刀尖沾满了我的心血，汇成了滚烫的热流。没有人会怜悯一个落寞的人。我坐在书桌一角，眼前摆着两个选择：毁灭，或生存。

曾几何时，我畅游书海，亲近广博的学识，与古人共览诗词歌赋，与科技逐梦太空。我是老师的好助手，父母的心头肉，是家长眼里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是同学眼中的伟大班长……

但这一切都被网络毁灭了。笼来了。

那天，我好奇地打开老爸的电脑，登上我的QQ，未知的新鲜感扑面而来，我放下了手中的作业，与网上的“挚友”无话不谈。于是乎，网络的牢笼把我罩住，而我却浑然不知，直至学海的浪潮不再与我共赏浪花。我全然不顾父母的叮嘱，老师的警钟，仿佛无视了牢笼。等我从网络中抬头，看见的却是暗无天日的铁丝网，乌烟瘴气

的黑……我拼命地哭喊着，却发现救我的人早已低声叹息着离去……

我收住泪，向周遭望去。黑雾中只有我自己在摸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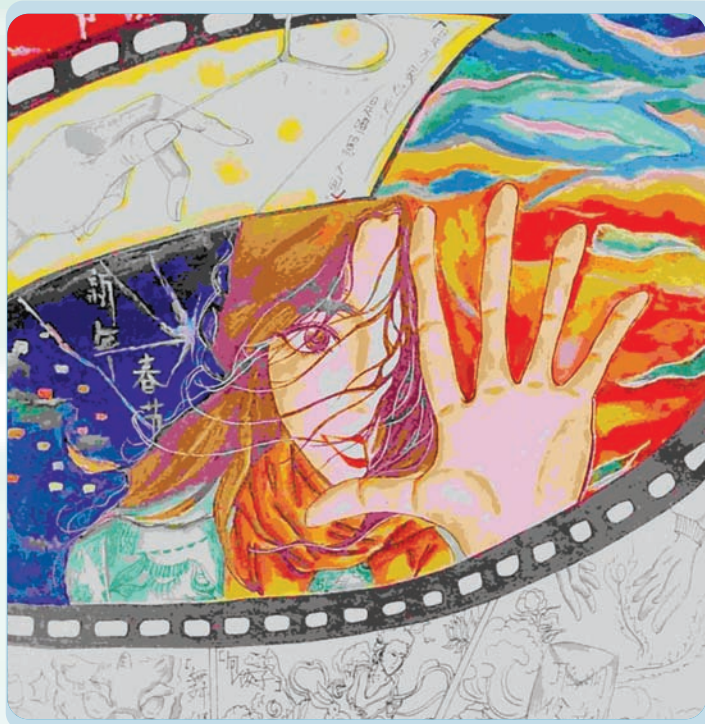
我要破笼！我在书桌旁拼命地抑制着自己的邪恶之手，克制着伸向鼠标的堕落之手。我告诉笼中的自己：别回到起点，去寻找那个笼子中最薄弱的地方，用拳头干掉它！迎接我的，自然是挣扎反抗中所受的伤。鲜红的墨水画的大叉号漫天飞舞，老师家长的叹息接踵而来，笼子里好像还有一双无形的大手，狠狠地把我往深渊里拽……

不，我不能沉沦！这不是我的结局！

顺着父母惊讶的眼神，我决然地删去了所有属于自己的社交软件，关机，随后狠命地把电脑抛向一边。牢笼之中，黑雾消散，雾的中心缩成了一团，被他一拳击碎。牢笼之中，我奋力挥动着拳头，尽管手背指尖上早已布满伤痕。

“嘭！——”牢笼碎，我已破笼。那个名曰“网瘾”的大笼，我终于破了。我抬头呼吸着笼外的新鲜空气。

我坚守着学习的信念，冲破牢笼。我怀着疲惫但却充满信念的心，向远方奔去……



新年快乐

定海七中八(6)班 学生记者 李奕慧(证号E02043)

一本书的疑惑

定海二中八(4)班
 学生记者 沈珂毅(证号E03018)

我是一本叫《生物和科学》的书，平常都待在图书馆的书架上，我的四周是各种门类的书籍朋友。我的内涵丰富，知识量大，我很自信能给孩子们带去帮助，所以我很期待有人来翻阅我。

然而，过了很久，我都无人问津。正当我感到万分落寞的时候，一位小男孩自言自语着：“我要找一本科学类的书，在哪里呢？”这不正是在找我吗？我一下子精神振奋，在心里大喊着：“选我，选我！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！”尽管我发不出声音，可他好像有所感应似的，径直朝我这边走过来，最后在我面前停下，把我拿下来放在桌子上，开始读了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拿起了笔，我以为他要给我批注呢，没想到他在我身上画了起来，一会儿画一只绵羊，一会儿画一朵小花，一会儿

又画了一团白云。坚硬的笔头如同一把利剑划过我的身体。

完成一幅“大作”后，我以为他消停了，没想到他又在其中一页折了一角，又撕掉了。我的身体像被切割了，疼痛不已。

终于，他对我失去了兴趣，胡乱地把我放回书架，可他并没有把我全部放进去——脚在书架里面，头却斜露在外面。忽然我脚下一滑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我一下子掉了下去，全身都麻痹了，动也不能动。

我躺在地上，使劲喊：“快来救我，救救我啊！”男孩子瞄了一眼地上的我，扭头就走了。这时，一个女孩子走了过来，轻轻地把我捡起来，拍掉我身上的灰，又轻轻地把我放回了书架。

我在书架上郁闷又纳闷，我能给孩子们传授知识，启发他们思考，可他为什么要在我的身上乱涂乱画？为什么要在我的身上撕扯？为什么不能工工整整地把我放进书架呢？